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com。

给人生“蹲蹲苗儿”



曲征

小时候，经常跟着大人上坡，记得有一项农活儿至今难以忘怀，那便是——给玉米棵“蹲苗”。

每年麦收过后，玉米苗钻出地面，如果灌溉及时，肥料充足，玉米苗会蹭蹭地疯长，每每这个时候，父老乡亲便采取断水、扒土、晒根等方式，让玉米苗经受磨难并抑制其生长。对此我很不理解。一次，看着太阳底下卷着叶子、无精打采的玉米苗，问正在劳作的父亲，“为什么不给玉米苗好好生长，却故意折磨它呢？”

父亲说，这叫给玉米“蹲苗”，目的是让玉米根系向深处发展，让它变得敦实粗壮，增强以后抗旱和抗倒伏的能力。如果不断水不晒根，让它享受充足的水源，它就会把根系长在地表上，不会把根扎到深处去吸取水分，一旦后期缺水，它就会因无法吸收土地深处的水分而干枯，遇到大风，也很容易倒

伏。蹲苗，就是切断水源晒晒它地表的根，逼着它往深处扎根。

父亲进一步说，人也是如此，小时候不吃苦不受累，一帆风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不会培养与困难作斗争的品质和毅力，成人后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应对。

父亲的话很有道理。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假期里父亲总是让我上坡地里干这干那。拔草，拾柴，刨地，轧场，收割，运麦，看场，这些农活儿我都干过。有些活儿一开始不会干，但父亲还是带着我上坡，用他的话说就是，“不会干，可以慢慢学，即便学不会，站在毒太阳下晒一晒也是好的。”

说到这里，我想说说现在的孩子。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吃喝不愁，家长只知道让他们学习、上辅导班，却很少让他们干家务活儿，更不会让他们到坡地里去锻炼锻炼，有的常年不经风雨不晒太阳，越来越像温室里的花朵。

每年军训，都会有中学生因站在太阳地里时间稍长便晕倒在操场的情况发生。而一些中小學生，也自己娇惯自己，不肯吃苦，不肯流汗，连值日也懒得做。这样的学生长大之后，很难经受得住风雨侵袭，更别说有大的成就和作为。

玉米棵需要蹲蹲苗儿，而人生同样需要蹲蹲苗儿。愿家长们明白这个道理，更愿同学们自我加压，自找苦吃，主动给自己蹲蹲苗儿。

笔者有个朋友，每年暑假，他都要带孩子来农村亲戚家参加体力劳动，掰玉米、刨花生，这些农活儿他都让孩子体验体验。他说，这是在给孩子“蹲蹲苗儿”，对孩子成长有好处。

实际上，到农村做点农活、在家里做点家务活、假期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等等，都是自我“蹲苗”的好办法，都值得每个同学用心去体验，用行动去体会。吃得苦中苦，人生这棵“庄稼”才能茁壮成长。

齐鲁晚报创刊于1988年，我与这份报纸的缘分自此开启，算来将近三十年矣！

晚报创刊之初，是自办发行，发行面仅限于济南市区，乡镇是看不到报纸的。

我当时在崮山镇上的长清十一中（现为一中大学科技园校区）当老师，爱好文学，对一切报刊都感到亲近。为了尽早一睹晚报芳容，曾经专程坐上火车，途经五站，赶去市里买报。晚报真是“晚报”，下午四点以后方能摆上街头报摊。我买到报纸后，再火急火燎地乘坐火车返回，途中就将只有四开四版的小报细细读完了，并做出了向她投稿的重要决定。

那时我青春年少，性子较急，岁月的脚步却显得慢腾腾的，有些漫不经心。南来北往的硬座客车，每天都在崮山火车站停靠。后来，火车提速，小站退休，国道与高速公路日益发达。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晚报的发行网络亦如长长的丝瓜蔓儿，向四面八方舒展延伸。齐鲁晚报的芳踪，很快遍布了村镇乡野、大街小巷。再往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社会生活节奏骤然加快，以前姗姗来迟的晚报，最终变成了黎明即起的“早报”。

我在齐鲁晚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叫《礼节别议》，是一篇“豆腐块”杂文，刊登于1988年4月16日（第105期）头版的倒头条栏目“柳下谈”；也就是说，晚报刚过百日，我便荣幸地成了她的作者。1988年8月13日，晚报过“双百”不久（第224期），又发表了

我的散文《“菜园”小记》。由此开始，我的名字就时而密集、时而稀拉地出现在晚报上，一直延续至今。

时光荏苒，晚报眼看要过而立之年，一株幼苗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她后来居上，已经跨进全国晚报类纸媒的前列，雄居齐鲁，傲视群雄，磅礴大气，闻名天下。这些年来，我不离不弃，一直追随着她前进的步伐。李秀珍、韩青、张平、冯慧君、孔益仁、张成东、徐静……不少编辑，都曾经编发过我的稿件，是我未曾谋面却时常感念的良师益友。

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晚报青年记者董从哲有了“一饭之交”，一见如故，相谈甚欢。2013年5月，齐鲁晚报长清记者站成立，地方版《今日长清》创刊。出任记者站站长和《今日长清》主编的，竟然是董从哲，让我倍感欣喜。从哲老弟人到中年，早生华发，不过书生意气的本色和耿直率真的性情没有变，待人接物的诚恳质朴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也没有变。长清记者站还有两个“80后”记者，男张帅，女于梅，都是爱岗敬业的青年才俊，名副其实的“师哥梅女”。再加上刚入职的“90后”小伙子张展，个个意气风发，朝气蓬勃。我与他们一路交往下来，和谐友善，亲如家人，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今日长清》诞生4年多来，我主要参与了两项活动。先是由我起头，开辟了“长清名家”栏目，推介了几十位“地方名人”，展示了长清深厚的文化底蕴，各界反响不弱。再就是开办“莺歌唱晚”专栏。董站长几次跟我商量：“陈哥，给你开个散文随笔专栏吧，让咱报纸增添点儿文学色彩。”本人深知自己几斤几两，能吃几碗干饭，开始断不敢应承。可是架不住朋友们再三鼓动，只好不揣浅陋，厚起脸皮，赶鸭子上架了。“莺歌唱晚”名称的来历，乃受《渔舟唱晚》启发。《渔舟唱晚》是一首具有古典风格的河南筝曲，描绘了在夕阳映照下的万顷碧波中，渔船满载而归的欢乐场景，表现了渔民丰收的幸福喜悦，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热爱。“莺歌”是我的笔名，“晚”指晚报，“莺歌唱晚”就此开张。

截至今年9月，“莺歌唱晚”已经整整“唱”了一年。除了法定节假日等特殊情况，基本上是每星期刊发一篇“千字文”，几十篇文章汇聚起来，足以编一册小书了。之前我曾主持发起过一次征文，赞助商是个卖酒的。本来应当适可而止，岂料卖酒的商人尝到了“软文”甜头，赞助上了瘾，我也不知收敛，为之推波助澜，征文在地方报纸上一搞就是四五年，结果弄得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我想，再好听的乐曲，听长了也难免腻歪。“莺歌唱晚”絮叨的时间过久，侵占的公共版面太多，该让读者朋友换换口味了。

尽管“莺歌唱晚”专栏打烊了，但我对文学的热爱不会冷漠，与读者的情谊不会断绝。“莺歌唱晚”结束独唱，“全民k歌”后会有期。借用一句小品的调侃，我要对齐鲁晚报和读者朋友们说：缘分哪，谢谢啊！

缘分哪，谢谢啊

「莺歌唱晚」专栏结束语

■莺歌唱晚

■陈莹

不经意的回眸，你已嫣然我心

方庆君

2017年注定是忙碌的一年。这一年“创城”无疑成为年度“最热词”。走过春的明媚，夏的热烈，终于在和煦的秋光里相遇。不经意的回眸，你已嫣然了我心。上千名志愿者走上大街小巷，疏导交通；几百名环卫工挥汗如雨，日夜坚守，送给七十万市民一个秀美的长清！红马甲与黄袖衫相映生辉，组成一道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仿佛一夜之间，长清的路更宽了，草更绿了，天更蓝了！

家门口的宾谷街，总共有四车道。以前每天上午8点以后，各家商铺的私家车把两侧的车道排得满满当当，自行车和摩托车被逼无奈与机动车争抢仅剩的中间两个车道。每个上下班都是提心吊胆，生怕有个闪失。创城以来，长清区本着“还路于民”的思路，对城区主要干道进行了“划位收费，禁止乱停放”的整改。一段时间以后，乱停

车的少了，乱占道的没了；私家车有序停放，市容看起来更整洁、更美观了。

中国银行通往我家所在的第一社区有一小巷，多年来的碾轧导致路面坑坑洼洼，支离破碎。2009年春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家一辆崭新的电动车硬是被它颠簸成了叮当乱响的破车子。那年夏天，政府出钱出人，将此路硬化处理，路面平整如镜，车子走起来轻快了，市民出入方便了，心头也顺畅了。

区人民医院前的十字路口是我上班的必经之地，创城之前经常是绿灯亮了，右拐的车还在拼命与行人和骑车人抢道。有好几次急着上班，我和摩托车差点被抢道的车辆撞翻。之后每每经过路口，依据以往的经验，我都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放慢车速，防备抢道的汽车。最近令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红灯一亮，右拐的车子居然闪着转向灯停下了，等行人过去之

后他们才重新开动！而且这种现象几乎天天出现，时时再现！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对司机朋友投去赞赏的目光。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一分子，人人都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我们的城市该是多么温馨、多么和谐、多么美好！

创城以来，不仅老城秩序井然，大学新城也是一片灿烂。“绿树鲜花迷人眼，双龙映湖问长天”。山东师范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交通学院等十余所高校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美丽的青山碧水之间；波光粼粼的长清湖在秋日暖阳里风光旖旎，如诗如画；轻轨R1线像一条腾飞的巨龙，纵贯南北；创新谷软件园即将开门纳客；投资60亿元的华谊兄弟传媒影视基地早已落户长清湖片区……

“高楼临湖畔，绿树掩校园！”开放的长清、绿色的长清正以崭新的面貌笑迎八方来客，喜纳四海宾朋！